

闻立鹏 张同霞编

追寻至美

SEEK FOR PERFECTION AESTHETIC

闻一多的美术

闻立鹏 张同霞编

追 寻 至 美

闻 一 多 的 美 术

山东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追寻至美：闻一多的美术 / 闻立鹏，张同霞著。—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1.7

ISBN 7-5330-1556-8

I. 追... II. ①闻...②张... III. 美术—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J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4982 号

出版发行：山 东 美 术 出 版 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邮编 250001)

制	版：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制版
印	制：深圳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9 × 1194 毫米 大 20 开 9 印张
版	次：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2000
定	价：60.00 元



闻一多 1899—1946

目 录

第一章	艺术家闻一多论纲	5
第二章	绘画篇	15
第三章	装帧篇	53
第四章	书法篇	85
第五章	篆刻篇	103
第六章	语萃篇	135
第七章	艺术活动年表	153

艺术家闻一多论纲

20世纪80年代以来，闻一多研究逐渐深入，随着鲜为人知的闻一多美术作品的发掘、整理，随着其美学思想的深入研究，闻一多作为一个艺术家的鲜活形像，逐渐明朗的显现出来。人们得以从一个不同的视角，一个重要的侧面，贴近闻一多的内心世界，了解他的人生道路。

于是，更加真实、全面、立体的闻一多，手擎红烛，吟着死水，迎着历史的风云，用热血和生命追寻大美、至美奇迹的闻一多走进了人们的心田。

一生追求美，一心装着爱

在闻一多47年短暂的生命里，蕴藏着艺术家、诗人、学者、斗士多重品格，却始终贯串着一个追求——美。纯美的艺术，醇美的生命，审美的人生。

吴晗最贴近他的心灵，他说：“一多一生在追求美，不只是形式上的美，而是精神上的美、真、善。早年搞诗是为了美，中年弄文学也是为了美，晚年努力于民主运动也是为了美，追求的方式有变化，目标却从来没有变。”（《闻一多道路 序》1947年）

其实，还在1921年，为献身艺术，青年闻一多已和梁思成、杨廷宝等人共同宣告了他们的人生追求：“生命的量至多不过百年，他的质却可以无限度的往高深醇美的境域发展。生命的艺化，便是生命达到高深醇美的鹄的的唯一方法。”（《Muses宣言》1921年）

闻一多47年曲折坎坷的人生里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却始终贯串着一条主线，一个核心——爱。爱祖国、爱人民。“爱白石的坚贞和大海……爱一幅国旗在风中招展。”（《口供》1928年）

熊佛西记得清楚，他说“记得1924年我们在美国留学时，他常对我说：诗人的主要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从《西岸》到《红烛》，到《死水》，到《奇迹》，从“五四”运动中心情激荡地在清华园里贴出《满江红》，到昆明至公堂里惊天地，泣鬼神的最后一次演讲。正是这强烈挚着的爱国主义思想推动着、主导着闻一多的言和行、说和作。

追寻崇高伟大的不归之路

闻一多对美的追求是逐步深化渐次发展的。

幼年爱好美术文学，青少年在清华十年打下初步基础，美国留学三年在三所美术学院深造。1925年回国在北平艺专任教务长兼油画系主任，从此踏上了追求美的不归之路。

他追求艺术美，向往艺术的“纯形”（pureform），追求形式美、色彩美；探索新诗的“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他的艺术信条与追求：“我以为诗同一切的艺术，应是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

他追求人格美。追求人的解放，向往人的价值与尊严，追求独立纯美的人格，向往人生审美的精神境界。早在1919年，20岁的闻一多已醒悟到“人之所以为人，全在有这点美术观念，提倡美术，就是尊重人格。”

他更追求社会的美。从个人的解放，到人民的解放。他追求人民的价值与尊严，追求“咱们的中国”、“人民的世纪”、“民主的中国、人民至上的国家”。

作为斗士，他向往美好理想的社会，正像艺术家心目中崇高圣洁美丽的女神，诗人闻一多的第一声歌唱中，就把理想的社会比为“美人的容仪”。绣裳下蠕动的“一副美人的肢体”。（《西岸》1920年）

他的理想的“正面的美”，是随着一片衣裙的纠缠声，“半启的金扉中，一个戴着园光的你”。（《奇迹》1931年）

在1945年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斗士闻一多用诗人艺术家的语言向同学们说“什么是民主？民主好比一个非常美丽的少女。她远远地站在江河对岸，赤裸裸的。你得翻山越岭涉水渡河去追求她、爱她。”理想的民主社会的理念，闻一多也是作为一种崇高美来追求的。

用生命完成美的创造

闻一多用画笔表现美，用诗句歌唱美，更用生命追求美、创造美。他以热血和生命铸造一种至真、至纯、至美的生命形象，创造一种醇美的人生境界。言论和行动完全一致，画品和人品高度统一。

由画家而诗人，由学者而战士，他义无反顾，献身真理，会通中西，融合古今，独立思考，开拓创新。从追求真美起步，到为美的理想献身，他在风霜刀剑中身体力行，刀犁笔耕，终于塑造了独立不阿，刚毅纯真的人格，实现了对美的追求与创造，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首悲怆壮美、可歌可泣的生命史诗。

历史长河淘洗出的金沙

闻一多一生追求美。但美术创作活动时间不长，他在美术方面的才华被新诗与学术研究上的成就所掩。而本来不多的美术作品，又因流离战乱而损失殆尽。

“海洋不骗他的浪花”（《一个观念》1927）真金总是闪光的。历史长河的淘洗，使真正的金沙闪现在人们的眼前。硕果仅存的少数作品，可以看出其珍贵的艺术价值与历史高度。

出手不凡第一章·1921·《梦笔生花》题图

《梦笔生花》是闻一多1921年毕业前夕为清华年刊设计的12幅专栏题图画之一。这是借李白少年时梦见笔头生花，于是天才瞻逸而闻名天下的典故。表现清华当年那一群风华正茂的青年，幻想走上社会报效国家显露才华的抱负。画面表现在深夜的烛光下，一个姿态优美、侧靠书案熟睡的少女梦幻中笔头生花的情景。传统的线描加上大块的黑白，组成鲜明的调子，构成完美的构图。他充分运用形式美的规律，把画面营造得十分和谐。准确的人体造型、透视的运用、平面构成的运用，显示了闻一多在出国深造前已经具备的良好西方艺术造型能力；而意境的凝炼、线描的功力、装饰性手法的运用，又体现了闻一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80多年前，青年闻一多在尚未得到正规专业训练之前，已经不但掌握了中西绘画艺术语言的基本要素，而且能使西方黑白画技法（比亚兹来）与中国传统木刻版画创造性的巧妙融为一体，其和谐完美的程度，不能不令当今的读者与专家赞不绝口。

这本清华年刊的全部装帧设计，从黑色蜡皮的精装封面、扉页到题图、题花，是闻一多艺术生涯的处女作。它体现了当年闻一多已经形成的艺术创作理念：“不是西方现在的艺术，更不是中国偏枯腐朽的艺术僵尸，乃是溶合两派精神的结晶体。”（《征求艺术专门同业者的呼声》1920年）

这出手不凡的第一章，是在清醒的理论孕育中的非凡创造，这出手不凡的第一章，是清华当年素质教育的一个奇迹，预示着一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将走上艺术的历史舞台！

小画蕴含大才华·1925·《泰戈尔像》

大约四、五年之后，闻一多在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等三所美术学院研习

深造归来，担任北平艺专教务长，并曾兼油画系主任，在新月派文化圈子里写诗作画。当时女诗人凌淑华曾委托徐志摩请艺术友人作图画手卷留念，张大千、徐悲鸿、林风眠、吴宓、丰子恺等人在手卷中留有墨宝，闻一多也应约在卷中留有一段墨迹。他用笔勾画了一位长发白须老者，据分析可能是印度诗人泰戈尔头像。（闻一多早前曾写文章评论过泰戈尔，这个阶段，泰戈尔恰到中国访问，徐志摩则担任翻译。）画卷高只有9.4厘米，笔力刚健苍劲老到，造型准确扼要而生动传神。墨色枯湿浓淡的运用，构图疏密的安排，极富西方形式美感的追求，又充满东方艺术韵味的画意。

这幅小画，不但充分显示了闻一多在美国学艺后基本功的深厚基础，更神奇的表现了一个没有受过中国画技术训练的青年画家，拿起毛笔也能创造如此惊人的佳品，这当然和闻一多深厚的中国文化、艺术的素养，有着直接的联系，更和闻一多的书法功力的扎实密不可分。

与画卷的同代画家们相比较，人们能鲜明的感觉到，这幅小小的毛笔小品，蕴藏着闻一多国画艺术的才华。

20年代人物画珍品·1927《对镜》

1927年，闻一多为潘光旦著《冯小青》一书设计了封面，并作彩色插图一幅，潘先生称之为《对镜》。冯小青是我国明代一位美丽的才女，但初婚为妾，不久又被遗弃，精神变态，忧郁而死，后葬于杭州孤山放鹤亭。

这幅画表现了书中所述悲剧少女的变态心理。她心情抑郁不得解，常临池自照对镜愁思，“罗衣压肌，镜无乾影；朝泪镜潮，夕泪镜汐。”（冯小青《与杨夫人永诀书》）画中小青披着睡衣，左肩半露，背对观众，圆形的镜面映出她憔悴美丽的面容，散乱的鬓发，微蹙的娥眉，忧郁的眼神。作者以深深的同情，塑造了封建社会中不幸的女性形象。画面上方挂着一只鸟笼，寓意画面主人公的悲剧命运。

十分遗憾，至今没有发现闻一多的油画作品。这幅完整的人物画，虽为水彩（铅笔淡彩），但其技法基本是西方绘画体系。因此，画面的构图、人物的造型等，完全反映了闻一多西方绘画艺术的功底。特别是色彩的运用，不重黑白固有色的描摹，而重冷暖条件色的综合色调的气氛与美感，明显表现出西方近现代色彩观念与修养。闻一多借此与中国艺术重意境的追求相结合，使乌黑的头发，雪白的睡衣和浅土绿色的墙壁形成一种冷灰色调，创造了深沉含蓄悲凉的意境。

《对镜》典型的、成功的反映了闻一多“中西会通、古今融和”的美学理想。在中国20年代的人物画中，堪称珍品，堪称“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

动人心弦的《死水》·1928·《死水》装帧设计

在闻一多的书籍装帧艺术中，最有代表性、最富诗意、最具个性的作品，当推《死水》。

《死水》是闻一多最重要的新诗代表集。它反映了诗人对祖国与人民的强烈真挚的爱，反映了诗人对黑暗社会丑恶势力的恨，更反映了诗人看不清祖国前途，找不到出路的苦闷与无名的激愤。诗人迸着血泪唱道：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很明显，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但在死水下面却蕴藏着一座火山。爱与恨，激情与绝望，表面的平静与内部的激荡，这正是《死水》作者心灵的真实写照。

《死水》的封面封底选用了不发光的黑色重磅纸，只在书面上方2/3处精致的贴上小小的金色签条，书写着书名、作者。画面只有两种颜色：金与黑。在宁静庄重高贵的情调中散发着忧郁沉闷的气息。十分形象地体现了《死水》的主旋律。翻开封面，银灰色单线构成的激动人心的场面映入眼帘，无数奔腾跃进的战马，冲向前方，骑士一手持长矛、一手持似乎是象征画板的盾牌。在满天飞来的乱箭中拚搏。无数长矛的斜线和大批奔驰中的马腿造成强烈的动感，很象未来派画家表现运动的手法，使整个画面处于激越动荡之中。闻一多和他的诗友们的赤子热忱跃然纸上。

整个诗集，以重磅厚纸装订，以浓黑的油墨印刷，清晰、醒目、典雅端庄。这本书从封面、环衬到印刷装订体现了一个完整的艺术构思。封面上黑与金的对比，封面内外静与动、简与繁的对比，启发人们的联想，富有深刻的寓意，意境深邃、耐人寻味，令人爱不释手。

《死水》的封面设计，像《死水》的诗一样，含蓄深沉，境界很高，意境很深。作为诗人，他把自己对美的追求，对丑恶的憎恨用文字凝练为诗句；作为画家，他把这种情绪与思想寄托于色彩形体的表现之中，这都是艺术家心血的结晶，人格的升华。

走在时代前沿的明证·1931·《猛虎集》封面设计

《猛虎集》是徐志摩生前最后一本诗集。闻一多选用猛虎的形象，以鲜黄的底色、浓黑的花纹、潇洒的笔法，使封面摊开恰是一张虎皮，咄咄逼人，泼辣有力，用现代象征的手法，引人入胜，使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给人以强

烈鲜明的感受。

闻一多巧妙地把中国画大写意的潇洒笔法、意味与西方现代艺术抽象性语言、表现性语言相结合，成功的创造了极富现代意味、极富中国情调的东西方人们都会觉得似曾相识而又新鲜陌生的艺术形象。

青少年时代曾被人称之为“东方老憨”的闻一多，倡导中国文化的国家主义的闻一多，创造出如此充满现代意味的作品，可不是偶然的事。这件作品反映出闻一多思想的开放通达，对新鲜事物的敏感与渴求。反映了闻一多没有落入狭隘保守的民族主义的陷阱。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欧洲艺术从古典型向现代型转换的过渡期，印象派的兴起、现代艺术的兴起，彻底改变了绘画艺术的面貌。闻一多站在时代的前沿，他一面认真学习古典艺术的精华，练得写实绘画的一手基本功，一面不拒绝新生事物，也曾废寝忘食地探索新的艺术语言，汲取了许多新的艺术营养。1925年回国前夕，他筹办《河图》杂志，曾拟定了前四期的目录。清晰的显现他“中西会通”的文化、艺术理念，他承担了撰写《塞尚赞》《毕痴来》的文稿，更可以鲜明的看出他对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的认同。

《猛虎集》的封面设计正是闻一多站在时代前沿的明证。

《猛虎集》等作品是中国早期书籍装帧艺术中一颗闪闪发亮的星。

艰辛的足迹，爱国的心迹。1938·《西南行速写》

1938年抗战初期由北大、清华、南开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自长沙再迁昆明。部分学生与教师共320余人，长途跋涉，步行入滇，行程3500里，历时68天。这是“中外古今教育史上空前的移校壮举”（胡适）也被称为中国知识分子抗日战争中一次壮丽的“长征”。

作为教师队伍中仅有的五位教授之一，闻一多激情满怀的走在青年的行列之中。歌声伴着细雨，汗水伴着泥泞。

此时，距闻一多从美国归来已经13年。放下画笔，活跃诗坛；停止吟唱，投入书斋也已经十年了。他说：“十余年来此调久不弹，专攻考据，于故纸堆中寻生活，自料性灵已濒枯竭矣。”然而，“涉行途中二月，日夕与同学少年相处，遂致童心复萌”，“沿途所看到的风景之美丽奇险，各种的花木鸟兽，各种样式的房屋器具和各种装束的人，真是叫我从何说起！途中做日记的人甚多，我却一个字还没写。十几年没有画图画，这回却又打动了兴趣，画了五十几张写生画。”（致赵俪生，致高真）

至今仅存的36幅西南行写生作品，笔力刚劲凝重，感情充沛深沉，俨然一付庄重自信的大家气派。以线造型，辅以光影，既有西方艺术的透视结构的严谨，又有中国艺术的点线穿插，大写意抒发的韵味和对意境的追求。艺

术写生的功力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西南行速写作于搁笔十年之后，不只显示了艺术造型的深厚功力，而且蕴含着闻一多灵魂的坦荡、爱国的情怀。在美国留学时，他写了新诗《太阳吟》，特别给吴景超写信说他想的不是狭义的家，而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房宇——中国的人。联系他给妻子的信，更可以看到36幅速写散发着一股正气，确实是体现了闻一多在祖国危难时刻的爱国情操，是热爱生命，热爱大自然对原始生命力的热情赞颂。

艺术赤子的心血结晶·1943—1946·篆刻书法

40年代，闻一多进行了大量的篆刻艺术活动。目前保存及收集到的精美印模就有560方。大部分作于1943—1946年牺牲以前。

1944年，由浦江清教授起草，梅贻琦、冯友兰、扬振声、唐兰、朱自清、潘光旦、沈从文等教授联合具名的骈文，十分推崇闻一多的学问与篆刻，把闻一多喻为明代的刻印大家，文称“浣水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斲轮老手，积习未除，占毕余闲，游心佳冻。惟是温馨古泽，仅激赏于知交；何当琬琰名章，共辉扬于艺苑。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

40年代的印章，虽然是他的“手工业”，目的是换取升斗补贴贫困的生活。但是他从来没有把它们当成纯粹的商品，每一方印都是作为一件艺术品来精心设计加工完成的。

闻一多突然拿起刻刀从事篆刻，并不是偶然的事。早在20年代回国初期，他就曾一度迷恋于篆刻，以至连他热爱的绘画与诗歌都放到一边去了。他当时在给饶梦侃先生的信中，风趣的说：

“说起来真是笑话。绘画本来是我的元配夫人。海外归来，逡巡两载，发妻背兴，诗升正室，最近又置了一个妙龄的姬人——篆刻是也。似玉精神，如花面貌，竟能宠擅专房，遂使诗夫人顿兴弃扇之悲。”

现在保存的几方20年代的印拓，可以看出当时闻一多的篆刻已有相当的功力。

篆字的功夫是刻印之本，篆书精深，印学才能优美。闻一多自幼有书法基本功，中年以后又曾埋头古文字学的研究。到泰山观摩石刻，赴殷墟考查甲骨，对金石甲骨及文字训诂都有很深的造诣。书法篆刻都有雄厚的学问根底，这大大的帮助他很快地在不足方寸的篆刻艺术园地里自由耕耘。

同时，闻一多在美术方面的天赋与造诣，西方绘画形式美诸要素的掌握，又成为他有力的两翼，使他能在篆刻艺术的天空中自由翱翔。

闻一多的篆刻，师法秦汉又变化出新，别具匠心。活泼而有韵味，古朴

而不呆滞；分朱布白，疏密有致；刀法刚劲，有笔有法；藏锋露锋，顿挫放纵，皆能运用自如。中西合璧，古意盎然，奇趣横生，深得篆刻艺术三昧。

无论是书法，无论是篆刻，在艺术家闻一多手里，不只是手工业，不只是艺术品，同时又是斗士的武器。也是他抒发情怀，表达友情的最好方式。

他为吴晗篆书题字补壁，互相激励：

“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欤而谁欤。”

他为友人题扇：“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他为学生题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自由，毋宁死。”“君子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下方钤《叛徒》印。他说：“我要作旧社会的叛徒。”

他为“一二一”四烈士题写挽联：“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为烈士潘琰传题签：“民主使徒”。

他为挚友华罗庚刻印并边款：“甲申岁晏为罗庚兄制印兼之铭曰，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

又为孙毓棠作边款：“黍与毓棠为忘年交者十有余年。抗战以还，居恒相约，非抗战结束不出国门一步，顷者强虏屈膝胜利来临矣。而毓棠亦适以牛津之邀而果得挟胜利以远游异域，信乎必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荣也。承命作印，因附数言以志欣慰之情，非徒以为惜别之纪念而已也。”

刚劲的篆书，血红的印谱，这是历史的见证。它凝聚着闻一多的学识、心血和汗水，也烙印着闻一多的艺术良心和人格。

经受时间检验的睿智思考

闻一多曾向朋友表白：“我希望的是作一个艺术的宣道者，不是艺术的创造者。”（致梁实秋1923年）因此，对中国的文化，中国文学艺术，他一直在进行着深邃的思考。在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风云中，他的文化史观、美学思想都经历了螺旋形上升的变化发展。这些思考还没有来得及发展为完整的论文著作，但经过梳理，人们可以看得出一个基本的体系。其中一些睿智的前瞻，时隔半个多世纪的风沙涤荡，今天仍然在显现着智慧的闪光。

关于艺术的本质、艺术的功能、生活和艺术、形式和内容、中西艺术观念的比较、中国艺术的特质……等等问题，他都有深邃的思考和独特的见解，而处于20世纪中西文化大碰撞，古老的中国正值社会变革，文化转型的动荡时期。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中国艺术家面临着生活道路、文化艺术道路的抉择。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对西方文化艺术的研习和切身体验，决定了闻一多的抉择：中西会通，古今融合。

闻一多的历史抉择孕育于挚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之中，也是建立在深刻的理智思考之上，“他从政治、经济、哲学、历史、道德、伦理、文学等广阔的领域着眼，眼光远大精微，才能在宏观上梳理出中国文化的发展线索。他认为：我国文化在‘本土文化中心’‘搏成’后，经过本土文化的‘东西交流’和‘南北交流’，不断在‘外来影响’和‘民间影响’的推动下和交融中向前发展，今后将是‘世界性趋势’，这大致勾勒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陆耀东）

闻一多认为：

“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四个文化同时出发，三个文化都转了手，有的转给了近亲，有的转给外人，主人自己都没落了，那许是因为他们都只勇于‘予’而怯于‘受’。中国是勇于‘予’而不太怯于‘受’的，所以还是自己的文化的主人，然而也仅只免于没落的劫运而已。为文化的主人自己打算，‘取’不比‘予’还重要吗？所以仅仅不怯于‘受’是不够的，要真正勇于‘受’。过去的记录里有未来的风色。历史已经给我们指示了方向——受的方向，如今要的只是勇气，更多的勇气啊！”（《文学的历史动向》1943年）

他一再强调文化的开放意识，强调主动的“取”，他说：

“文化史上每放一次光，都是受了外来刺激，而不是死抓着自己固有的东西。不但中国如此，世界上多少文化都曾经因接触而交流，而放出异彩。凡是限于天然环境不能与旁人接触，而自己太傻太笨，不能因此就不愿学习旁人的民族，没有不归于灭亡的。”（《复古的空气》1944年）

“本土形式的花开到极盛，必归于衰谢，那是一切生命的规律，而两个文化波轮由扩大而接触而交织，以致新的异国形式必然要闯进来，也是早经历史注定了的。”（《文学的历史动向》）

同时，闻一多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对于如何借鉴吸取异质文化的营养，他有着自己鲜明的立场：

“新诗径直是新的，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换言之，他不要作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他不要作纯粹的外洋诗，但又要尽量地吸收外洋诗的长处，他要作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

“我以为诗同一切的艺术应是时代的经线同地方的纬线所编织的一匹锦。”（《〈女神〉之地方色彩》）

“谈到文学艺术，则无论新到什么程度，总不能没有一个民族的本位精神存在其中。可惜在目前这西化的狂热中大家正为着模仿某国或某派的作风忙得不可开交，文艺作家似乎还没有对这个问题深切的注意过。……”

“要的是对本国历史与文化的普遍而深刻的认识，与由这种认识而产生的一种热烈的追怀。……一个作家非有这种情怀，决不足为他的代言人，而一

个人除非是他的文化的代言者，又不足称为一个作家。”（《悼玮德》1935年）

闻一多出生于世纪之交，滋养于中华古楚大地，沐浴于欧风美雨之中，正处在中西文化古今传统猛烈碰撞之时，文学艺术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化，是历史的必然规律。

站在时代的前沿，怀着振兴中华的使命感，闻一多勤于在理念上进行严肃的美学思考，又勇于在创作实践上作多元多样的艺术探索。相辅相成，创造融铸了珍贵的艺术财富，留下了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20世纪留下的历史课题，今天并没有完全解决。闻一多等前辈们艰辛探索的历史足迹，正是后继者最好的响导，他可以帮助我们透过眼花缭乱的迷茫，警惕歧途与陷阱，辨明去留的方向。

闻一多集多种经历、多重品格、多种才华于一身。

学者型的艺术家、诗人，

诗人、艺术家型的学者，

诗人、艺术家、学者型的斗士。

艺术创造与美学思考是闻一多生命价值的重要侧面。欣赏其艺术作品，研究其艺术美学的思考，了解其艺术文化心态，可提供一个全面认识理解闻一多的新视角，可以更加立体的贴近他的内心世界。从中人们可以听到闻一多对自己灵魂的提问：

红烛啊！这样红的烛！

诗人啊！吐出你的心来比比，

可是一般颜色？

人们可以看到，闻一多的心是红的，血是热的，他是一个和大家一样的普通平凡的公民，却也是一位名字可以列入现代中国文化巨人序列的大写的人。

闻立鹏 2000年3月